



李 燕 著

若禪宗師薈傳錄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苦禅宗师艺缘录

李 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苦禅宗师艺缘录

李 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80千字

1991年1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80049-668-6/G·202 定价：5.00元

苦禅老人的一生，我听到过许多传说。在我的头脑里，他仿佛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歌德曾引过一句拉丁诗：“人生短促，艺术长存。”我知道这并不是说任何艺术，而是人民所肯定的艺术。苦禅老人的画就是这样的艺术。

曹 禺

苦禅仁弟画笔及思想将起余辈，尚不倒戈。其人品之高即可知矣！

齐白石 1928年手迹

前 言

中国写意画(又称文人画、禅宗画)自产生以来,历久不衰。其始“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其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滥觞于涓涓细流而终成洪涛涌跃之势,生生不已!其间名家辈出永屹史册者,宋有石恪、梁楷、文同、苏轼、仲仁、法常之伦,明有徐渭、陈淳、林良之辈,清初又有朱耷、石涛与扬州诸“怪”。而赵之谦、任伯年之后复有吴昌硕异峰崛起。承其遗绪别开生面者,齐白石也。嗣后,名流辈出,亦佼佼于世,各有千秋。

大唐惠能禅师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古来旷世英才,常出诸陋巷贫民之家,多遭险厄之运,历尽风雨磨难而彪炳千秋。先父李英者,生于穷乡僻壤之农家,当其寄身车夫之列,栖身僧舍之时,谁人可知:斯人即来日画坛名师李苦禅也!

齐白石大师不嫌其贫寒,纳于门下,视为知己,并励其志云:“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世间是无鬼神也!”

先父果然不负恩师之望,他不畏坎壈,茹苦含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方近“而立”之年,即信步艺坛。他绝非艺苑芳丛之中的闲逸之伦,更非“象牙之塔”的随喜香客。他,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于民族危难之秋,深耻卸附“千官”,逃遁于烟花苟安之地。他,甘留沦陷故土,广结志士,暗抗敌奸,陷囹圄,抗逼供,忍酷刑……铁骨铮铮,正气浩然!如是民族气节,如是高尚人品,又当陶铸何等之画品!

先父平生尊崇梁楷、法常、徐渭、朱耷、石涛、“扬州八怪”、

吴昌硕、齐白石诸大师，并以毕生实践，弘扬光大先哲艺术。其写意花鸟画大气磅礴，沉郁雄浑，于笔墨纵逸恣肆之中，愈见其意象之精微。逮至老年，益加雄健苍劲，归真返朴而妙得天趣。观其艺事，谈笑间随缘成迹，下笔如有神助，率意挥洒，豪气凛然。度其肺腑，苦心“禅”其艺，“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了了然心月澄明。此人所共鉴者也。

近年，台湾人士于该省刊物上评曰：“李苦禅……笔力雄健，风格浑厚古朴，气韵生动，在中国现代写意花鸟方面有独特的贡献。”日本人士则冠之以“文人水墨写意画巨匠”。

其为书法家，在中国书法艺术（有书家字、作家字、画家字）之“画家字”方面独树一帜。其书艺融冶汉唐名家之神韵，博采明清各派之菁华，自成朴雅浑厚而又风神婉转之行草艺术；其书与画互为表里，相得益彰，驰名于世。其名言是：“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

其为美术教育家，执教60余年，诲人不倦，竭尽心力，诚恳无私，德高望重，桃李浓华，遍及海内外。

先父晚年，躬逢盛世，他常讲孔子的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又说：“生命要不与民族艺术事业联系起来，享大寿有什么用？徒耗老百姓的食粮，于心何忍？”垂暮之年，依然思念为国为民竭尽绵薄。其谢世前六时，仍运笔练功，可谓终不负平生之志也！

统观先父一生，乃是一位赤诚的爱国爱民者，光明磊落，古道热肠，鲠直不阿，绝不向恶势力屈服。他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一名返朴归真的人。

此书在编写中承张乾一、王森然、黄奇南（天秀）、魏隐儒、李伯时、蒋兆和、卢光照、许麟庐、刘淑度、张蓬仙、李洪春、马应荣、李洋、孙韬、李霖灿（台湾）、骆拓（香港）、黎明（香港）、沈福文、温西虹、齐良芷、齐良末、龚继先、王竞秋、王兵、崔

如琢、陈雄立、邓锡良、冯俭、李竹涵、李向明、高仁宽、张京军等前辈、同行、学友的鼎力相助，在此深谢不已。

李 燕

1990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篇 人生

一、童年印象	(1)
二、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志	(3)
三、白石大宗师门下	(6)
四、年龄相仿的悲鸿老师	(12)
五、必先有人格方有画格	(14)
六、施人慎勿念 受施慎勿忘	(15)
七、浩然正气	(17)
八、梨园艺缘	(23)
九、齐家治国学	(26)
十、豁达的民族观	(32)
十一、热忱无私的教育家	(39)
十二、轶事	(42)

第二篇 艺术

一、无意无法章	(51)
二、有意有法章	(56)
附录	(77)

年表	(108)
附图	(123)
后记	(241)

第一篇 人生

一、童年印象

“我上学时听过梁任公(启超)先生的讲演,那谈吐、气度……”
年迈的父亲李公苦禅老人回忆着生平往事。

他说到了有名的“戊戌变法”——它可悲可泣地失败了!是年,公元1898年——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夏历十一月三十日,在山东省高唐县的一个穷乡僻壤,我的爷爷贫苦农民李名提家得了一个儿子。论李家“辈数”,他排在“英”字辈上,便起名英杰。

他一落生,等待着他的绝非童话仙境,而是人寰苦楚:家贫缺粮,奶奶冯氏身体虚弱,牙齿已经掉光,常无奶汁哺育他,仅靠米汤喂养着这个初来世间的孩子。

大人们成日里忙地里的活儿,没人管他。他和村里的农家孩子们一样,按照祖传的穷办法:放进半截子口袋,只露胳膊和脑袋,袋里装些炒热乎的砂土,又省衣裳又不怕拉屎拉尿——换换沙子就行了!几个这样的口袋聚在一处,小脸蛋相视嘻笑,大人也就省心了。

不过,祖母倒是常爱抱着他的。只是老人不时捧着聚不成团的红高粱面饼子只顾吃,散下的渣子常常眯了孩子的眼睛,闹得他直哭……

奶奶在辛勤操持家务之余,有时也从房后捡几个小枣或从“土

围子”上采些枸杞果儿来给他，那自是最好的零食兼玩具了。

再长大些，一离口袋就能走啦！便相约去看大人们干活，而模仿这劳苦的样子，便成了穷家孩子们的天然游戏。

村里不少人饥病交困而亡。他清楚地记得常以糠菜果腹的爷爷撑着羸弱的身子，在地里、集市上劳作，忙个不停。唉！不满60岁，就在一年的除夕晚上离开了人间。先父晚年每提起此事总不免老泪纵横。

他就像田里的庄稼一样，在风里雨里土里成长着，命运给他的尽管是艰辛、单调、枯燥的农家生活，然而一件偶然的小事却燃起了他心中的艺术火花！

一天，有一些乡村艺人来到村中的古庙，搭起了席棚。他好奇地从席隙里窥看：一副副木架子捆上了草把，糊上了泥，不知怎么的，竟变成獠牙怒目的神像，刷白的庙墙上又渐渐出现了刀马人物。他简直着了迷，入了神。大人们呵斥他：“不要去！别叫匠人把你偷着画去，摄了魂！”他不听，照样天天偷着去看。不久便与一位老艺人——远房的亲戚李宾老爷爷熟悉了。这位老艺人虽然穷困潦倒，但人穷艺不穷，又爱惜人才。他对眼前的小英杰异常喜爱，成了小英杰的启蒙恩师。他一面叫小英杰帮他“打下手”，一面传“经”授艺，向小英杰讲些壁画故事的内容，象“过五关斩六将”的“关老爷”啦，“二十四孝”啦……小英杰听了铭记不忘，模仿着那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神态，摆出一副副稚拙的英姿，愈加赢得了艺人们的喜爱。最后“开光”的日子到了，这是庆贺庙宇重修竣工的日子，庙前搭起了大戏台，连唱几天大戏。其高潮，是将涂在新塑的神像眼上的大白颜料擦掉，露出黑琉璃做的眼珠子——顿时神光炯爍，人群中响起一片喝采声。

那绘着金戈铁马的壁画，望而生畏的雕像，绘栋雕梁的殿堂，震慑神魄的大台锣鼓，那活起来的神像们在说、在唱、在打，奇异的脸谱，花团锦簇的“行头”……一幕幕光怪陆离的幻景，牵动

着无数瞠目结舌的农民的心。他们本不是麻木的，他们自有心中的是非曲直、喜怒哀乐。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使他们的心灵深处既有艺术种子，也有艺术的需要。如果天赐良机的话，天才艺术家就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出来。

我的父亲——少年的英杰，那时正翘足昂首，挤在台下的人群里。他早已被带到了古老艺术的迷宫里……

“开光”过去多日了，他的心仍在激荡着。从此，他有时发怔，有时冥想，有时又用小木棍和朽炭在泥地上、石板上画些小蚱蜢、小鸟、小花，画自己看到的一切。

二、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志

父亲正值少年，已日痴丹青，留恋文字，穷乡亲早已看出了他有出息，便凑了些柴禾之类的实物学费，供他在极其简陋的乡村学校里读书。书，使他的艺术心灵顿生羽翼，向浩宇中翱翔！优异超群的成绩，使他获得了免费就读聊城中学的褒奖。然而同校的一班纨绔子弟却看不起他，笑他“土气”，嘲讽他衣衫破旧，屡屡恶作剧地令其难堪。但是他处之泰然自若，并作了两首诗以回敬他们。

其一云：

纨绔子弟富而骄，华服彰身自觉荣。
俯视一切逞狂妄，金玉其外腹中空。

其二云：

丈夫自有凌云志，不与俗子较短长。
七十任重而道远，无暇羡人文绣裳。

国文老师陈霖读了这两首诗，赞叹不已地说：“此仁厚者，志气不群，前途无量，不仅以文学美术见长也！”是的，他决不会因

穷困遭讥讽而泯灭其凌云之志！那时，他时常登上城中的古迹“光岳楼”，凭栏远眺……

1919年，父亲年方21岁，由乡亲们凑了一点盘缠，辞别了故土，长途跋涉来到中华文化古都北京——为了学艺！

初来乍到北京，他人地生疏，但听说西四“慈音寺”的老僧好行善，便贸然前去叩门。也多亏老僧为人忠厚，使得他这位举目无亲的山东年轻人暂时得到栖身之所。在那里，他和众僧朝夕相处，食宿与共。不久，又听说北京大学附设的“勤工俭学会”是个不收学费半工半读的去处，于是他便赶去报名，结果考取了。半天学绘图和法语，半天干铁床子活。在那里的同学中，他见到了日后闻名中外的人，如毛泽东、徐特立等，还可以听到蔡元培、李大钊、梁启超、罗素(英国人)等人的演讲。这时，他有机会在北京大学附设的“业余画法研究会”里跟比他大两三年的徐悲鸿老师学素描，也有机会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从而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功底和文学根基，得以在1922年顺利地考上了“国立艺专”西画系。

然而，这几年陪伴他步入艺苑的不是佳酿鲜花，却是难耐的茹苦含辛。他没有固定的收入，他那“无名”小画难得售出，乡亲的偶然相助甚微。早已负债累累的爷爷名提老人，忍辱为他借了五块钱，这是他自家乡得到的最后一次资助。他不得不在晚间课后去租车把头的“洋车”，靠拉车(当时称“拉胶皮”)来维持生计。全仗着苦出身练就的身体底子，晚上拉几个钟头的车，第二天还能照常上课。为了多挣几个子儿，有时竟拉个通宵——两天睡一次觉。为了挣得宝贵的学习时间，他经常冒险去拉京西、海淀一线的客人。当年那一湾路上非常冷背，常有拦路行劫之徒出没，一般车夫是不敢走这一线的。他自恃武功，缠七节钢鞭在身，硬是不怕。此外，这一线上常有阔家公子哥儿三五结伙雇车赛快，赌博取乐。若没好身子骨儿是绝对应付不了这种累煞人的活儿的。

不过，也正因为路险活儿难，跑上一趟车，挣的钱足够顶得上城里拉多少回的。他回忆道“这么拉，既可免得撞见熟人，又可免得抢了城里车夫的行儿。那会儿拉胶皮的，各拉各的几条线上的客，你个生人走了人家的线，人家就拿行话骂你：‘这小子烂漫胡同的（不知好歹乱拉生意的意思）！’都是穷卖苦力的，何必抢人家的行儿呢？”这段经历实在令他难以忘却，直至老年还时常提起：

“这当子事我原先不敢讲，怕让人瞧不起啊！俗话说：拉洋车、倒灰土、拣沟货、当巡捕——全都叫人瞧不起。当年拉车太难了！老北京哪有现在这样的柏油路？！尽是石头的、土的，坑坑洼洼的好难走。拉慢了还挨骂，一个不留意又受警察的气。说也怪，那时候北京一入冬可比现在冬天冷多了！连杨树皮都冻裂了。路上能结冰碴子，西北风一吹就打透棉袍，直钻骨头，生疼啊！到三九天城边路上常见有席筒卷着的死人，都是刚冻死的要饭的！”

“有一回我拉车已经快到地方了，一下子不小心翻了车。人总算没伤着，但一个铜子儿也没挣着，还过来个破警察大骂了一通！”

那时他为了省些车钱，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时每次都是徒步来回的，秋末冬初时节还往往只能穿夹袍上路。吃饭则饥饱难定，最困难时想起了宋朝的范仲淹，便学他的办法：每天熬一锅粥，凉了一划为三，每餐只用一份，如撮上一些虾糠（筛剩下的碎虾米皮，价极贱）便是下饭佳佐了。即使是绘画工具，他也不得不常常拾取人家扔掉的铅笔头、炭条头。这一切，得到了一些同学的同情。同学林一卢深悯其苦，便赠他一个艺名“苦禅”（“苦”，意自明，乃佛门“四谛——苦、集、灭、道”第一字。“禅”，古代也称大写意为“禅宗画”。合起来即“苦画画的”意思），他连连点头说：“名之固当！名之固当！”自此他即名“英”（去掉“杰”字）号“苦禅”——一个后来蜚声画坛的名字！

1925年，父亲28岁之时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随即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的美术教师，并兼任“保定第二师范”的美术教师。不

久，1930年又应聘到“杭州艺专”任教授。

这时他渐渐发现，一切好转都是暂时的幸运。当他的中年来临之时，等待着他的是险遇环生、贫病交加和国破家亡的厄运。

三、白石大宗师门下

“国立艺专”西画系的画室里，散发着浓厚的亚麻油的气味。然而那庙中艺人的杰作，振聋发聩的大戏，拙趣横生的泥娃娃布虎，猩红耀目的节日窗花……却不时地带着乡土气息袭上了我父亲的心头。

在当时兼卖传统字画的“南纸店”里，经常可以见到这位西画系的学生在那里划空揣摩着……

他，竟然想学国画了！

数月来，他对国画界有了一个概观：面前的是一个以专摹“四王”为主体的国画界。那里，一切都陈陈相因，看不到生活的生机，与国画传统“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要旨南辕北辙。那里，艺术的生命在枯萎，正如当年徐悲鸿对他所言：“文止于八股，画止于四王，皆至衰途！”但是，他也分明看到，那“非主流”的画家虽受排挤冷遇，却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绘画传统。他喜爱陈师曾，但更崇敬齐白石——一位当时尚不太出名的写意画师。他认为齐白石先生从不守旧，最重创新，爱画生活题材，画自己的真心感受。他说：“我佩服齐翁最大的一点是他不拘泥于古人，有独创性，在艺术上绝不人云亦云，生活中也不巴结权贵，不抽烟（鸦片）打牌。干艺术就是要像齐老先生那样有人格、有画格！”

1923年，尚未毕业的父亲径去北京西城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家登门拜师。一进门他就开口说：“齐先生，我很喜欢您老人家的画，想拜您为师，不知能不能收我？我现在还是个穷学生，也没什么

见面礼孝敬您，等将来我做了事再好好孝敬您老人家吧！”齐白石见这位乡音不改的穷学生求学心切，又率直得可爱，当即便应允了。齐白石话音未落，他就急忙行拜师礼：“学生这里给老师叩头啦！”案边狭窄，只能挤着下跪，他差点跌倒。一时间惹得老人又惊又喜……从此，父亲就成了齐门弟子，是年26岁。

日后齐翁忆及此事，感慨良深，赠诗一首予父亲：

怜君能不误聪明，耻向邯郸共学行。

若使当年慕名誉，槐堂今日有门生。

余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陈师曾（字槐堂）已名声噪噪，独英也（我父亲名英）欲从余游。

又在父亲的画上题诗以示激励：

布局心既小，下笔胆又大；

世人如要骂，吾贤休怕怕。

当时父亲尚在西画系学习，只能在业余时间去齐老师家学画。如果拉洋车的钱够上几天的饭钱，晚上便可不拉车而去向齐翁求教了。当时齐翁知道他的处境维艰，从不收他的学费。不仅如此，有时还留他在家吃饭，给他颜料。这对于一个登堂入室的弟子来讲，也真够得上是十分的厚爱了！

在齐翁画案边，他专心地静观齐翁运笔作画，生怕出声会影响老师。待老师画完几幅，悬诸壁上，坐下审视的时候，他才提出一些问题。

在齐翁的精心栽培之下，他的学业益加奋进，其艺术“头角已日渐峥嵘”（当时报纸评语）。但在校内大家都不知他另学国画，更不知其新名“苦禅”。直到1925年，林风眠校长与教师们检阅学生的毕业成绩时，突然发现几幅署名“苦禅”的国画甚佳，便问道：“我怎么不知道咱们艺专还有位苦和尚？”当他得知这位“苦和尚”就是他名册上的李英杰时，又是赞叹又是同情。

不久，他就做为一名年轻的国画教授迈进了中国画坛。应当指

出，是齐翁最早独具慧眼，看出了父亲的艺术才华。1924年齐翁在年仅27岁的父亲画册上题道：

论说新奇足起余，吾门中有李生殊。
须知风雅称三绝，廿七华年好读书。

深耻临摹夸世人，闲花野草写来真，
能将无法为有法，方许龙眼作替人。

齐翁直将他比做宋代李公麟大画师的“化身”。不过齐老深知世道，又在一幅《竹荷图》上语重心长地题道：

苦禅仁弟有创造之心手，可喜也！美人招忌妒，理势自然耳！

并亲自奏刀，治印一方赠予父亲，印文是“死无休”。

确实，他毫不辜负齐翁的鼓励，艺术思想与实践渐与齐翁心心相印，自然契合。平日齐翁画荷花的长梗时往往只驻笔纸上，让父亲向后拉纸——笔笔皆合老人心意。有一次，父亲竟画了一幅齐翁意中欲画的《鱼鹰图》：夕阳余晖闪烁的湖水，落落黑石上栖满了鱼鹰。齐翁欣喜之下命笔题道：

曾见藜水石上鸟，却比君家画里多，
留写眼前好光景，蓬窗烧烛过狂波。

苦禅仁弟画此，与余不谋而合。因感往事，记廿八字。

白石山翁又题道：

余门下弟子数百人，人也学吾手，英也夺吾心，英也过吾，英也无敌。来日英若不享大名，天地间是无鬼神矣！他更将其比作孔门“三千七十二弟子”中的颜回：

苦禅画思出人丛，淑度风流识此工。

赢得三千同学辈，不闻扬子耻雕虫。

这位得意弟子画的鹅曾引起老师对家乡的回忆，齐翁挥笔题之：